

56

唐人小說



唐人小說

彭澤汪國垣辟疆校錄

古典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八·上海

出版說明

本書搜集現存唐人小說創作的大部分重要作品（一些零星的雜記和易見的專著除外），根據多種可靠的版本，進行了文字的校勘和訂正。每篇後並附加考證，列述作者經歷、故事源流與後代演變等。有一些與作品有關的材料也作為附錄印出。唐人小說全貌，至此可稱略備。

本書前在 1929 年印行，久已絕版，現經原編者重新修訂，並增加了許多新的材料，重印出版。

唐人小說

汪辟疆校錄

*

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廣平路 152 弄 18 號）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18

開本 850×1156 耗 1/32 印張 9 7/8 字數 216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七次印刷

印數 75,101—97,100 定價（6）0.95 元

序

唐代文學，詩歌小說，並推奇作。稽其起原，蓋二者並與賈舉爲倚伏也。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：「唐世舉人，先藉當世顯人，以姓名達諸主司。然後投獻所業，踰數日又投，謂之「溫卷」。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。蓋此等文備衆體，可見史才、詩筆、議論。至進士，則多以詩爲贊。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已。」景安生際紹熙，去唐匪遠，四庫總目嘗推其言有根據，蓋不誣也。風會既開，作者彌衆。才傑之士，各拾所聞，蒐奇則極於山經十洲，語怪則逾於齊諧列異。於是道錄三清之境，佛氏輪迴之思，負才則自放於麗情，催彊則酣謳於俠義。罔不經緯文心，奔赴靈囿，繁文綺合，緝旨星稠，斯亦極稗海之偉觀，邁齊梁而軼兩京者歟！雖流風所屆，藉肆詆譏，而振采聯辭，終歸明密。宋劉賁父嘗言：「小說至唐，鳥花猿子，紛紛蕩漾。」洪景廬亦言：「唐人小說，小小情事，悽惋欲絕，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。」兩公博洽儒宗，立言不苟，辨微知味，獨具會心，要非秉正衛道者所能夢見。惜乎小說一體，漢志既別九流，宋元以還，儒者益加擯棄。逮於有明，久鬱斯起，文士嗜奇，喜窺祕冊，書賈貿利，獨標異書。於是割裂篇章，詭立品目，書帕短冊，充牣市朝。而唐宋廬存之古本，沈霾於砂泥糞土之中，益費爬梳，斯又唐稗之一厄也。茲爲重加董理，俾復舊觀。勘輯則提正於舊槧，疏說則備徵諸往史。其所不知，竊附闕聞之義。自秋徂冬，凡得文若干篇，釐爲上下卷。上卷次單篇，下卷存專著。篇章先後，則以作者時代次之。唐稗嘉篇，竊幸於此。可繕寫。己巳十二月彭澤汪國垣辟疆。

序例

一、本編分上下二卷：上卷錄單篇，下卷錄專著。其他唐人雜記，近於瑣碎者，雖間有雋永可味之小品，本編概從割棄。

一、唐人小說，宋初修太平廣記，大部分已收入。本編取材，即以許刻廣記爲主。其所不備，或間有脫誤者，則用道藏、文苑英華、太平御覽、資治通鑑考異、太平寰宇記、明鈔原本說郛、顧氏文房小說、全唐文及涵芬樓影印之舊本唐人專集小說校補。至明代通行之古今逸史、說海、五朝小說、歷代小史、清人之正續說郛、龍威秘書、唐人說薈等叢刻，或擅改篇名，或妄題撰者，概不據錄。

一、唐人小說，多有同出一源，而所載各異者。廣記往往兼收，分散各卷。茲爲便於參考計，依題附錄。其探入史傳，如吳保安、謝小娥之類。演爲大曲鼓詞，如宋曾布水調七遍詠馮燕、趙德麟商調蝶戀花、十闋詠鶯鶯之類，皆與本文關係較深，概爲彙錄，俾讀本傳者，得以互參。

一、本編於各篇之後，將作者略歷及本篇來源，各加按語，分疏於篇末，俾讀者於故事之產生、演變，有所參考。惟唐宋人雜著筆錄，有一事而考訂互見，則錄其時代較早者。餘皆割棄，以省篇幅。

一、唐人小說，元明人多取其本事，演爲雜劇傳奇。本編亦將其劇名撰入，綜述於後。俾治唐稗者，得由此而進治元明劇曲，而治元明雜劇大曲者，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。惟編者見聞有限，缺略在所難免，希讀者隨時指正。

一、唐人說部專書，如段成式酉陽雜俎、張讀宣室志、蘇鶚杜陽雜編、范摅雲溪友議之屬，本應酌錄數則，以備一種。惟原書尙在，不難購讀，姑從闕如。若玄怪錄、續玄怪錄、集異記、牛肅紀聞、甘澤謠、裴鉞傳奇、三水小牘，或散在叢書，或備存廣記，其文既爲傳奇之體，而書不易得，悉得甄錄。故唐稗雖繁，而佳篇略備於是矣。

目錄

序.....(一)

序例.....(一)

上卷

古鏡記.....王度(三)

附 李守泰 敬元穎 漁人 揚州貢鏡 浙右漁人 元稹 障湖漁者

補江總白猿傳.....缺名(五)

遊仙窟.....張文成(一九)

枕中記.....沈既濟(二七)

附 楊林 櫻桃青衣

任氏傳.....沈既濟(三)

離魂記.....陳玄祐(咒)

附 龐阿 鄭生 韋隱

柳氏傳.....許堯佐(五)

附 韓翃

李章武傳……………李景亮（英）

附 唐暄手記

柳毅……………李朝威（空）

附 靈應傳

霍小玉傳……………蔣防（七）

南柯太守傳……………李公佐（金）

附 守宮

謝小娥傳……………李公佐（金）

附 尼妙寂 唐書列女傳

盧江馮媼傳……………李公佐（金）

李娃傳……………白行簡（一〇）

三夢記……………白行簡（一〇）

附 獨孤遐叔 張生 元稹

東城老父傳……………陳鴻（二三）

長恨歌傳……………陳鴻（二七）

附 麗情集長恨歌傳 陳鴻華清湯池記 宋樂史楊太真外傳

鶯鶯傳 元稹 (一五)

附 辨傳奇鶯鶯事 微之年譜 趙德麟商調蝶戀花詞

周秦行紀 章璣 (一五)

附 李德裕周秦行紀論 劉軻牛羊日曆

湘中怨解 沈亞之 (一五)

異夢錄 沈亞之 (一六)

附 元和士人

秦夢記 沈亞之 (一六)

馮燕傳 沈亞之 (一七)

附 司空圖馮燕歌 曾布水調七遍

無雙傳 薛調 (一八)

上清傳 柳理 (一七)

秀師言記 缺名 (一七)

虬髯客傳 杜光庭 (一八)

附 虬髯客

楊娼傳

房千里(一五)

鄭德璘

缺名(一七)

冥音錄

缺名(一九)

下卷

玄怪錄

牛僧孺(一五)

叙錄

(一五)

崔書生

(一九)

元無有

(一九)

附 東陽夜怪錄

張佐

(二〇)

岑順

(二〇)

齊推女

(二〇)

附 田先生

郭元振

(二二)

續玄怪錄

李復言(二五)

叙錄

(二五)

楊恭政.....(三五)

張逢.....(三八)

附 南陽士人 李徵

定婚店.....(三三)

附 灌園嬰女

薛偉.....(三五)

附 張縱

李衡公靖.....(三八)

杜子春.....(三〇)

附 蕭洞玄

張老.....(三五)

紀聞.....牛 肅(三九)

叙錄.....(三九)

牛應貞.....(三九)

吳保安.....(三四)

附 唐書忠義傳

目

錄

五

集異記

薛用弱 (二四)

叙錄

(二四)

徐佐卿

(二四)

蔡少霞

(二四)

附 宋洪邁廣州三清殿碑銘

王維

(三五)

王渙之

(三五)

章有

(三五)

甘澤謠

袁郊 (三五)

叙錄

(三五)

陶峴

(三五)

圓觀

(三五)

爛殘

(三五)

紅綫

(三六)

許雲封

(三六)

附 李蕃 李蕃 呂鄉筠

傳奇.....裴 鏘 (二六七)

叙錄.....(二六七)

崑崙奴.....(二六七)

義隱娘.....(二七〇)

裴 航.....(二七三)

崔 煒.....(二七五)

孫 恪.....(二七九)

韋自東.....(二八二)

陶尹二君.....(二八四)

三水小牘.....皇甫枚 (二八七)

叙錄.....(二八七)

王 半 冲.....(二八八)

王 知 古.....(二八九)

步飛烟.....(二九三)

綠 翹.....(二九六)

却 要.....(二九七)

王公直.....(二九八)

上

卷



古鏡記

王度撰

據太平廣記校錄

用太平御覽校補

標題依唐人舊題

隋汾陰侯生，天下奇士也。王度常以師禮事之。臨終，贈度以古鏡，曰：「持此則百邪遠人。」度受而寶之。鏡橫徑八寸，鼻作麒麟蹲伏之象，邊鼻列四方，龜龍鳳虎，依方陳布。四方外又設八卦，卦外置十二辰位，而具畜焉。辰畜之外，又置二十四字，周遶輪廓，文體似隸，點畫無缺，而非字書所有也。侯生云：「二十四氣之象形。」承日照之，則背上文畫，墨入影內，纖毫無失。舉而扣之，清音徐引，竟日方絕。嗟乎，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。宜其見賞高賢，自稱靈物。侯生常云：「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，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，法滿月之數也。以其相差各校一寸，此第八鏡也。」雖歲祀攸遠，圖書寂寞，而高人所述，不可誣矣。昔楊氏納環，累代延慶；張公喪劍，其身亦終。今度遭世擾攘，居常鬱快，王室如燬，生涯何地，寶鏡復去，哀哉！今具其異跡，列之於後，數千載之下，倘有得者，知其所由耳。大業七年五月，度自御史罷歸河東，適遇侯生卒，而得此鏡。至其年六月，度歸長安，至長樂坡，宿於主人程雄家。雄新受寄一婢，頗甚端麗，名曰鸚鵡。度既稅駕，將整冠履，引鏡自照。鸚鵡遙見，即便叩首流血，云：「不敢住。」度因召主人問其故。雄云：「兩月前，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。時婢病甚，客便寄留，云：『還日當取。』比不復來，不知其婢由也。」度疑精魅，引鏡逼之。便云：「乞命，即變形。」度即掩鏡，曰：「汝先自叙，然後變形，當捨汝命。」婢再拜自陳云：「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，大行變惑，罪合至死。遂爲府君捕逐，逃於河渭之間，爲下邳陳思恭義女，思恭妻鄭氏，（五字據太

平御覽九百十二補）蒙養甚厚。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。鸚鵡與華意不相愜，逃而東，出韓城縣，爲行人李無傲所執。無傲，麤暴丈夫也，遂劫（原作將，據御覽改）鸚鵡游行數歲，昨隨至此，忽爾見留。不意遭逢天鏡，隱形無路。」度又謂曰：「汝本老狐，變形爲人，豈不害人也？」婢曰：「變形事人，非有害也。但逃匿幻惑，神道所惡，自當至死耳。」度又謂曰：「欲捨汝，可乎？」鸚鵡曰：「辱公厚賜，豈敢忘德。然天鏡一照，不可逃形。但久爲人形，羞復故體。願緘於匣，許盡醉而終。」度又謂曰：「緘鏡於匣，汝不逃乎？」鸚鵡笑曰：「公適有美言，尙許相捨。緘鏡而走，豈不終恩？但天鏡一臨，竄跡無路，惟希數刻之命，以盡一生之歡耳。」度登時爲匣鏡，又爲致酒，悉召雄家鄰里，與宴譴。婢頃大醉，奮衣起舞而歌曰：「寶鏡寶鏡！哀哉予命！自我離形，於今幾姓？生雖可樂，死必不傷。何爲眷戀，守此一方！」歌訖，再拜，化爲老狸而死。一座驚歎。大業八年四月一日，太陽虧。度時在臺直，晝臥廳閣，覺日漸昏。諸吏告度以日蝕甚。整衣時，引鏡出，自覺鏡亦昏昧，無復光色。度以寶鏡之作，合於陰陽光景之妙。不然，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？歎怪未已。俄而光彩出，日亦漸明。比及日復，鏡亦精朗如故。自此之後，每日月薄蝕，鏡亦昏昧。其年八月十五日，友人薛俠者，獲一銅劍，長四尺，劍連於靶，靶盤龍鳳之狀，左文如火燄，右文如水波，光彩灼燦，非常物也。俠持過度，曰：「此劍俠常試之，每月十五日，天地清朗，置之暗室，自然有光，傍照數丈。俠持之有日月矣。明公好奇愛古，如飢如渴，願與君今夕一試。」度喜甚。其夜，果遇天地清霽。密閉一室，無復脫隙，與俠同宿。度亦出寶鏡，置於座側，俄而鏡上吐光，明照一室，相視如晝。劍橫其側，無復光彩。俠大驚，曰：